

区域国别学专题

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构建*

庞大鹏 高文博

内容提要：区域国别学基于本国观察视角、对象国特殊性以及区域国别共同性三个支点构建，即以中国视角为主，以具体区域国别为个案，站在全球的视野，通过比较与综合分析，挖掘重要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探讨区域国别发展的共性规律。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致力于打通原来分属各独立学科的知识领域，系统探究区域、国别的历史与现状，揭示其规律和走向，形成交叉与综合的知识体系。本文围绕区域国别学研究的目标、研究什么和怎么研究，按照学科构建的基本要素即基本假定、边界范围、专有概念、研究议题、研究路径、理论范畴六个方面，对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展开初步探索。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构建的基本假定包括：国家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规范性权威与自主性权威兼容，利益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存。在这个基本假定之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文明互鉴理论为理论指导，以“两史、一路、一文明”为研究路径，探索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区域国别学。

关键词：区域国别学 自主知识体系 普遍性与特殊性
时间与空间 研究路径

作者简介：庞大鹏，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高文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50-4；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2025)02-0002-22

*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编号：DF2023ZD29）的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要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建设好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问题三大体系，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和责任。本文认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及创新性发展为基础，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为支撑，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内涵，以扬弃现有的国际学术思想为责任构建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总和，其特征是突出自主意识、实践导向、传承创新、全球视野、人类情怀。区域国别学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一环。我国涉外研究的起点在区域国别研究，20世纪60年代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安排下，有关高校及政府部门先后设立了一批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改革开放后，我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与各国的交往不断加深，对区域国别的研究及其人才培养取得很大进展。当前，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世界影响力持续扩大，日益成为重要的全球事务参与者。在交叉门类下设置独立的区域国别一级学科正当其时。^①

一 时代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格局快速演进，中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新形势和新目标要求对世界各国各地区进行深刻、全面的研究。如何准确全面把握国际形势、正确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成为研究区域国别学的时代背景。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表现为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世界之变是指当下全球所面临的挑战日益加剧。这些挑战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全球问题的增多与全球存在的巨大治理赤字之间的矛盾。在国际社会中出现了四大赤字，即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这些全球问题并非一个或者几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需要各国共同协商，形成

^①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2024年1月22日。<https://www.acge.org.cn/encyclopediaFront/enterEncyclopediaIndex>. [2025-03-03]

合力，凝聚共识，进行全球治理。当今时代全球治理的要义就在于如何克服全球治理中的集体行动难题，摒弃全球治理的工具化和武器化倾向。

第二，科技革命与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复杂溢出效应。以前人类可以驾驭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劳动生产力蓬勃发展，现在人类被科技进步反噬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导致人类社会在各个层面出现问题。从国家内部来看，技术进步造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失衡，法律和制度的演化落后于科技革命带来的进步，从失衡到再平衡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社会问题。从国际体系层面看，经济盈余的产生由工业生产转向高科技产业。由于各国在世界市场中所获得的经济效益不同，对财富的国际分配不同，财富会集中流向更先进的经济体。^① 科技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可以转化为权力资源，获取新技术并控制技术的传播渠道能够增强自身的结构性权力^②，进而造成国际体系中权力分布的失衡。新国际格局的形成与旧有国际秩序之间出现错位，导致大国博弈的烈度增强。^③

第三，资源民族主义加剧关键初级产品危机。^④ 这在新冠疫情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新冠疫情导致全球产业链断裂，资源无法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拥有关键初级产品的国家能在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竞争中占据先机。它们不仅可推动资源国有化，还试图与拥有同样资源的国家实行资源的联合化，比如欧佩克、锂佩克和镍佩克的形成。这种资源民族主义加剧了当今世界关键初级产品危机，是人类社会共同发展面临的一个难题。

时代之变可以通过两个目标、两种能力和两种博弈的关系进行观察。

第一，两个目标是指安全与发展。安全与发展之间存在一个均衡点——均衡安全，即安全投入的成本与发展产生的收益之间的均衡点。^⑤ 当前各主权国家对于安全的需求在逐步攀升，甚至出现以牺牲发展来保障安全的情形，这不利于国家与整个国际社会的长远发展。目前，时代的发展方向正在从和平与发展

① [美] 罗伯特·吉尔平著，宋新宁、杜建平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07页，第111页。

② [英] 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等译：《国家与市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2页。

③ [美] 罗伯特·吉尔平著，宋新宁、杜建平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5-37页。

④ 张宇燕等：《全球形势分析与展望》，载谢伏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形势报告 202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9页。

⑤ 张宇燕、冯维江：《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论纲》，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第149页。

转向生存与安全。从二战结束开始到俄乌冲突爆发为止的长和平周期结束。

第二，两种能力是指财富创造能力和文明毁灭能力。^① 当社会处于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的时候，财富创造能力占据主导地位。如今一些国家对于文明毁灭能力的追求已然超过了对财富创造能力的渴望，导致财富创造能力与文明毁灭能力之间出现错配。文明毁灭能力更具有冲击力，能在短时间内产生严重的后果。

第三，两种博弈是指同规博弈和异规博弈。^② 在“全球化 1.0”时代是同规博弈，即在同一体系同一规则下进行的博弈。异规博弈的前提是平行体系的出现。当权力政治的规则进入世界经济之中时，世界经济出现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平行体系，每个体系内部的规则不同，它们都以各自所遵从的价值观和所追求的目标为基础建立规则。

历史之变是战略纵深的变化。历史之变同样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东升西降的趋势与西强东弱的格局并存。2022 年俄乌冲突的爆发加速了国际格局的分化组合。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大国博弈的广度和烈度上升，发达国家内部矛盾深重，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人类面临的全球挑战前所未有的。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全球原有趋势持续演化，国际动荡变革期的特点凸显，人类面临新的不稳定、不确定和难预料因素增多，国际社会可能遭遇一系列重大风险。^③

第二，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与大国意识形态对抗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扩张可以增加本国收益。扩张共有三种形式，包括领土扩张、经济扩张和政治扩张。领土扩张是帝国时期增加国家收益的主要形式。在现代社会，经济扩张成为谋求国家利益的主要手段。以美国为首的先进经济体通过倡导自由贸易、提供金融资本、将美元定为国际货币等手段不断收割世界财富，并在此过程中不断遏制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当单纯的经济手段对竞争对手的遏制力度不足时，经济扩张中的政治因素便凸显出来。

第三，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与“零和负和”的泛安全化之间的摇摆。世界主要大国的战略从提升福利转向追求权力。2017 年基辛格提出世界进入

① 张宇燕：《后疫情时代的大国博弈》，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 年第 1 期，卷首语。

② 张宇燕等：《全球形势分析与展望》，载谢伏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形势报告 202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年，第 19-20 页，第 25-27 页。

③ 张宇燕等：《2023—2024 年全球形势分析与展望》，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形势报告 202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 年，第 3-35 页。

大国博弈的时代，标志着全球化的基本原则从以前的成本收益原则蜕变为权力政治原则。自此，国际政治变得碎片化，世界经济变得权力化。世界不再是一个地球村，国际社会之前的普遍联系被截断。国际经济秩序发展的未来方向是去市场化和去风险化，对于复合相互依赖的认知也从敏感性相互依赖转向脆弱性相互依赖。早前是通过加深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部分消弭国际社会中的权力竞争，现在则是将相互依赖作为一种可以利用的权力来源和制衡他国的筹码。

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要求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外部世界，对于不同区域以及主权国家进行深入了解，在此基础上发展我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必须体现大国担当，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引领国际体系和秩序变革方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系统工程，而 2022 年 9 月正式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一级学科的区域国别学因其自身鲜明的时代特色，成为新时代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研究综述

对于对象国家和地区基本现象的描述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这种描述性研究古代早已有之，如《史记》中的《大宛列传》、《汉书》中的《西域传》、斯特拉波的《地理学》等均是区域国别研究的经典著作。^① 近代以来，世界市场的出现和殖民体系的建立进一步推动西方国家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彼时区域国别研究服务于殖民统治和殖民政策制定的需要，并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中心—边缘”研究路径，区域国别研究也由个人的学术实践转化为具有制度性和规范化的研究。^② 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欧美一些国家开始对世界部分地区和国家特别是亚洲、非洲开展研究并建立了相关研究机构。二战以后，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成立、美国作为霸权国对于认知他者的需求以及全球化导致人类相互依存程度加深等原因，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进一步发展壮大。^③ 不同于“欧洲中心”的区域国别研究路径，美国从战略层面以服务国

① 杨共乐：《构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学科新体系》，载《史学集刊》，2022 年第 4 期，第 7 页。

② 李秉忠：《区域国别学的西方传统和中国路径》，载《史学集刊》，2022 年第 4 期，第 18 页。

③ 陈岳：《区域国别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载《国际论坛》，2022 年第 3 期，第 9—10 页。

家利益为目的开展研究，既注重对竞争对手的研究以便获得博弈优势，也利用政治和经济手段对落后地区实施控制，因而表现出现实性、战略性和实用性。^①

我国的区域国别学研究方兴未艾，在“三大体系”建设上取得了显著成果。从学科的宏观建设角度来看，很多专家学者为如何搭建和完善区域国别学的学科框架建言献策。如杨丹认为中国区域国别学应遵循“五度融合”，即全球覆盖广度、长期研究深度、学科融合强度、需求响应速度和交叉印证精度的有机结合。^②从二级学科的设置上看，赵可金认为应从知识构建和社会实践两个角度出发设置五个二级学科，包括区域国别理论与方法、大国与发达国家研究、周边国家和地区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研究以及比较地区治理研究。李巍认为区域国别学的二级学科设置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基于学科体系，即设立区域国别政治、区域国别经济、区域国别历史和区域国别社会；另一种是基于研究对象，即以研究对象的地理范围、文化特征或社会属性来划分二级学科。^③

从区域国别学的学科范畴来看，有学者认为区域国别学的研究既包括对中国内部区域进行研究，也包括对中国以外的国家或区域进行综合性研究。^④也有学者认为，区域国别研究涵盖的范围是除本国之外的地理和文化空间，研究层次可以超越国家，也可以是国家和次国家空间。地缘（人与自然的关系）、血缘（人与社会的关系）和心缘（人与自身认同的关系）共同构成区域国别学的学术基因。^⑤本国观察视角所呈现出的差异性、研究对象自身发展的内在性和不同国家及地区间交流互动所形成的共同性三者构成了区域国别学的三大支点。^⑥

从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的角度来看，传统学科与交叉学科之间存在“知识势差”，知识会通过重新定义概念、阐明因果关系、扩大讨论范围、转换概念假说等方式从基础学科向交叉学科扩散。知识的扩散速度取决于学科关系的远近。^⑦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生产应遵循“起自学术、终及国家、惠及世

① 戴长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载《国际论坛》，2022年第3期，第16-17页。

② 《“中国区域国别学共同体”成立大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隆重召开》，载《区域与全球发展》，2022年第6期，第161页。

③ 李巍：《区域国别学：一门大国独有的学科》，载《国际论坛》，2022年第3期，第34页。

④ 张蔚磊主编：《区域国别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2页。

⑤ 赵可金、尹一凡主编：《区域国别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3-11页。

⑥ 张蕴岭：《构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是时代所需》，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6月16日第5版。

⑦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东盟研究课题组：《以东盟学为先行示范点推进中国区域国别学发展》，载《东南亚研究》，2023年第3期，第24页。

界、服务社会”四项原则，并在上述原则的指引下生产出纯学术型、政策型、社会型的知识产品。^① 有学者认为外国语言文学、法学和世界史在区域国别学的学科构建中扮演重要但不同的角色：语言是工具，历史是基础，法学是规范。^② 也有学者认为政治关系可以折射其他社会关系，因此，应当将对象国及地区当前的政治关系作为区域国别学研究的重心。^③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关注区域国别学的交叉属性之外，也不应忽略区域国别学的基础学科属性：区域国别学可以为任何涉及域外问题研究的学科提供底层知识架构；区域国别学既从其他学科吸收养料，也为其他学科提供知识，交叉学科与基础学科的属性并存。^④

从学科综合研究的角度来说，专家学者提出了区域国别学研究的不同视角，包括地缘视角、文明视角、机制或制度视角、发展与治理视角、历史视角、全球视角以及区域视角等。^⑤ 每一个视角都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一个研究侧面。在选择特定的视角之后，一定要有比较的视野。若以国别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将区域作为国别研究的参照环境，对不同国家的历史、政治、制度、社会文化进行比较研究。^⑥

从理论与方法的角度来看，民族主义、国家理论、民主理论、革命理论以及认同理论等社会科学理论均会在区域国别研究的经验中得到检验和矫正。区域国别学在已有的学科理论架构和知识体系之上发展，在交叉融合的过程中进行理论凝练和知识构筑。这一探索的过程需要循序渐进。当区域国别学形成本学科的知识体系之时，区域国别学便无须列入交叉学科门类之下。区域国别学的研究方法比较多元，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从个案研究到比较研究以及综合研究等方法均可选择。^⑦ 在区域国别学的人文学科方法与社会科

① 翟崑：《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生产》，载《国际论坛》，2022年第3期，第29-30页。

② 杨共乐：《构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学科新体系》，载《史学集刊》，2022年第4期，第5-6页。

③ 陈岳：《区域国别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载《国际论坛》，2022年第3期，第12页。

④ 陈杰：《区域国别学的学科意义、学科属性与“三大体系”建设》，载《国际观察》，2022年第5期，第138-140页。

⑤ 李晨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别与区域研究范式的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0期，第153页。

⑥ 王昭晖：《重新找回韦伯：区域研究与社会科学的融合与发展》，载《国际关系研究》，2022年第2期，第115页。

⑦ 余江：《构建区域国别学理论体系宜“戒急用缓”》，载《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第3-4页。

学方法的选择上,学者普遍认为应当超越方法论之争,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结合起来。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理想类型可以成为分析区域国别学问题的强有力工具:先从理论构建起一个抽象精确的模型,确定变量间的因果联系并借以分析具体问题,在实践中对理论不断进行调试和矫正,甚至推翻原有的因果关系,在理论到事件再到理论的过程中提升对有关问题的认知。^①

从研究目的来看,与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为服务于本国的战略需要不同,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竞争,而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建立在强迫或者压制的力量对比之上,而是以成员的共同意志为合法性基础^②,是和平导向、合作导向和发展导向的。^③区域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主权原则之下的固定边界与全球化趋势下跨国交流合作的矛盾与分歧。对于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学术界应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实现“全球文化本土化”与“本土文化全球化”的双向循环,从静态的知识“搬运”转为动态的与“他者”互动,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全球性的话语体系。

总之,区域国别学成立为一级学科具有重要的学科平台意义,为从事区域国别问题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身份认定。但目前区域国别学的学理性还不够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学界对于构成区域国别学的六个基本要素即基本假定、边界范围、专有概念、研究议题、研究路径、理论范畴众说纷纭,没有形成广泛共识。本文尝试对这六大要素进行初步分析。

三 基本假定

区域国别学研究的对象包括特定地区和具体国家,涉及区域和国别的总体特征和各个具体领域的现状与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国家行为及其互动逻辑是构建区域国别学理论框架的基础。国家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处于复杂的国际体系之中。在这一体系内,国家的决策不仅取决于自身诉求,也

^① 李强:《关于区域与国别研究方法论的思考》,载《欧洲研究》,2020年第5期,第159页;王昭晖:《重新找回韦伯:区域研究与社会科学的融合与发展》,载《国际关系研究》,2022年第2期,第119-122页。

^②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第535页。

^③ 戴长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载《国际论坛》,2022年第3期,第18页。

受到外部环境约束。因此，从国家行为与体系结构互构的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四个基本假定。

假定一，国家是世界政治中的主导行为体，且国家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体。这种理性指的是国家做出决策的过程而非结果：一方面，信息的不完备会导致决策过程的低效率以及决策结果的偏差，也容易导致合作的失败以及冲突的激化；另一方面，各国所拥有信息的不完备程度不同，信息优势可以转化为政治优势，因此，信息的获取成为国家之间博弈的方式之一。^①

假定二，安全与发展是主权国家在区域国别治理中的两大核心诉求。安全是保障自身状态不受侵犯、自身安全不受威胁，发展则是促进区域国别福利的增长。不过，在没有世界政府的环境中，主权国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存在着成本投入，即国家的每一个行为或决策都含有一种权衡。若安全和发展是国家的两大核心诉求，那么，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对安全的追求所投入的成本不可避免地会挤占国家对于发展目标的投入，并给国家造成切实的损失。因此，单纯追求安全或者全力投入发展导致的失衡会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每个国家都需要平衡安全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假定三，在国际体系中存在一定的权威形式。虽然区域国别面临的是一个没有世界政府的国际社会，各个主权国家在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没有来自更高层级权威力量的约束，但在等级制政府与无政府状态之间存在规范性权力。对于权威的理解可以拆解为两个部分：“权”是指权力，也就是强制性的力量；“威”是指威望，是基于观念的合法性认同，是行为体关于一项规则或制度应当被遵守的信念。^②如果说主权国家等级制结构是为了让社会摆脱失序和混乱的状态，其核心是塑造稳定权威的话，那么在国际体系中同样存在一定的权威形式。国际关系中的合法性权威有两种。第一种是建立国际秩序并提供公共产品的主导国对于在现有国际秩序中获益的其他国家具有一定的权威。与国内政治中的“法律型权威”不同，国际关系中存在着以实现共同利益为目标、基于协商和契约形式而形成的“关系型权威”，但不同国家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对于这种权威的依附程度不同，所呈现出的等级程度也

^① [美] 海伦·米尔纳著，曲博译：《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8-19页。

^② [美] 伊恩·赫德著，毛瑞鹏译：《无政府状态之后：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合法性与权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0页。

有很大差异。第二种是由主导国发起的、联合世界上多数国家而建立的国际组织，或者由多数国家协商一致达成的契约，其具有独立于主权国家的合法性和权力。

假定四，既承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即利益的普遍性，也承认区域国别自身的特点即利益的特殊性。区域国别的发展是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动态平衡。若无法达成动态平衡，则国家、社会、区域都会出现问题：一方面，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之间普遍存在利益冲突的零和博弈情况；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全球问题的出现使得国际社会开始意识到人类命运是超越国界、休戚与共的。因此，可以说自近代以来，在全球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国家之间才开始出现共同利益。

四 边界范围

区域国别学的形成是对现有各学科边界的突破，通过融会贯通各学科现有的知识，在现有学科各自边界之外生长出新的知识点并发展形成新的知识体系。^① 区域国别学学科的形成是在综合研究的过程中，在其他学科的空白处不断交叉，最后形成的知识体系。区域国别学作为交叉学科，是对世界不同区域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人文、地理、资源等进行全面研究，具有战略性、综合性、集成性、对策性、实用性和即时性等特征。区域国别学的任务是打通原来分属于各独立学科的知识领域，系统探究区域、国别的历史与现状，揭示其规律和走向，形成交叉与统合的知识体系，为我国深刻了解世界提供学术指引。

从研究范畴与研究内容而言，全球、地区与国别是国际问题研究的三个层面。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1990年正式定型的研究生培养学科专业目录进行了大幅调整，原本与“政治学”并立的“国际政治”被调整为前者之下的二级学科，与国际关系学、外交学并列，形成了国际问题研究三足鼎立格局。

2022年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后，区域国别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学

^①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2024年1月22日。<https://www.acge.cn/encyclopediaFront/enterEncyclopediaIndex>. [2025-03-03]

科地位出现错位。在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之前，对于域外国家的内政、外交、社会、经济等领域的研究也被包含在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范畴中，对国际关系学的定义是以全球范围内的跨国界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国际关系是各种行为体之间，在某些国际问题领域，通过某些方式，在实现某些目的或利益的过程中，形成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总和。国际关系的分支方向包括区域国别研究、国家安全研究、外交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理论等。^① 区域国别学成立为一级学科之后，对国际关系学和区域国别学应进行区分，明晰研究的边界范围，以便更好地进行分工。区域国别学既有明确的学术边界，也有其确定内涵。^②

针对这种学科属性上的不匹配，张宇燕研究员认为国际问题的研究范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对区域国别的研究，二是对区域国别之间关系的研究，三是全球层面的研究。这三类分别对应区域国别学、国际关系学和全球治理。^③ 区域国别研究聚焦各国家行为体或国家集团本身的“内部”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则侧重国家行为体或国家集团之间博弈互动的“外部”研究。这种分类方法解决了学科定位上的矛盾。然而，两者之间的界限划分仍比较模糊。关于行为体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也可以归属于区域国别学的研究范畴。因此，有必要对区域国别学和国际关系学的边界做进一步的区分。

区域国别学与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不同点体现在如下几方面。第一，理论的解释范围不同。国际关系理论致力于发展超越历史文化与地域特性的普遍性规律，致力于大理论的构建；区域国别研究则强调对特殊性的关注，寻求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致力于中层理论的构建。第二，行为体的能动性不同。目前国际关系的三大理论范式均将结构作为自变量，认为结构是影响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区域国别研究则强调国家的主观能动性，把国际体系作为中介变量。第三，国际关系学中的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的目的不同。国际关系学的理论研究通常追求价值中立，理论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寻普世的因果规律，政策研究则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相比之下，区域国别学中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的目的殊途同归：建立理论的逻辑起点本身就带有国家视角，以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相

① 阎学通、阎梁著：《国际关系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页。

②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2024年1月22日。<https://www.acge.org.cn/encyclopediaFront/enterEncyclopediaIndex>. [2025-03-03]

③ 张宇燕：《对国际研究学科设立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年第1期，第1页。

辅相成，相互促进。第四，区域国别研究在寻求普遍规律的过程中有可能转化为一般理论。例如，布兰特利·沃马克在对中国与越南关系的研究中发现两国彼此之间存在非对称错误认知，由此提炼出“非对称关系”概念，进而延展为对中国与其所有邻国的非对称关系研究，最后超越双边关系，研究多边关系、地区以及全球中的非对称问题，提出“如何管理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管理非对称国际关系”这样的一般性问题。^①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从区域国别研究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路径转化过程。

当然，也不能人为地将区域国别学与国际关系学割裂开来，只是区域国别学的专家学者应明晰区域国别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研究边界，以及区域国别学与国际关系之间相互转换的条件。

五 专有概念

从交叉学科的特点而言，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标志着其研究对象、研究规范和语言系统具有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独立性。^②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学科，要求研究人员对于区域和国别形成一套完整的认识体系，并在认知的基础上产出特有的成果并借由特定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要求明确学科边界，形成专有概念，借助特定的研究方法。与此同时，学科边界尤其是交叉学科边界既是分界线也是渗透膜，对于其他学科的认识论结构与认知方向，以及方法、概念、工具、理论的借鉴是必不可少的。^③

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对象是区域和国别，这是区域国别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独特的研究内核。^④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和“国别”这两个关键词也成为区域国别学的核心概念。关于“区域”一词对应的英文比较常见的是“region”和“area”，“region”更多强调地理概念的范围，有明确的边界，“area”则可以表示基于特定意图或意识作用的产物。^⑤俄语中的“регион”

① [美] 布兰特利·沃马克著，李晓燕、薛晓芃译：《非对称与国际关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前言第I—VIII页。

② 李光、任定成主编：《交叉科学导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3—45页。

③ [美] 朱丽·汤普森著，姜智芹译：《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干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页。

④ 赵裴、姜锋：《区域国别学的内核与学科边界》，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第81页。

⑤ 孙江：《区域国别学发凡》，载《学海》，2022年第2期，第23页。

(区域)与英语“region”的含义类似,是指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和地缘政治单位,指一块具有整体性的特定领土,其组成部分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俄语中的“район”通常是指行政区划上的区域。^①“区域”是区域国别学研究的基本概念,从地理意义上看,“国别”的概念被包含在区域之中。

“区域”有不同的划分方式。从规模来看,区域的范围可大可小,既可以是国家的组合,也可以是某个具体国家,或者一国之内的区域。从属性上看,区域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地缘性区域,二是功能性区域。地缘性区域是基于地理空间自下而上形成的区域空间,由两个及两个以上地域相邻的国家基于某个共同目标形成的区域系统,经过区域内部不断的互动演化和社会实践,逐渐发展出某种共享价值观并形成一定的身份认同,基于地理空间的区域历经时间和空间的漫长演化,顺应客观条件而形成。^②功能性区域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无须纯粹以地理空间划界,只要行为体之间存在某种近似性并基于共同的目的,外部国家也可以跨越地理范围参与到区域的构建之中。^③这种区域的形成需要外部力量的推动,是自上而下形成的。

基于区域规模和区域属性的两种划分方式均从单一维度对区域概念进行考察,呈现出静态的特征。然而,区域是一个不断演化、内外联动的概念,因此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对区域进行动态分类。在区域内部选取“身份认同”变量,在区域外部选择“自主性”变量,以便更好地对区域进行分类(见表1)。

表 1 关于区域的分类

	自主性(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身份认同(制度)
强	几乎不受外部干预	一致性(排他性)
中	与外部世界互动	包容性
弱	有域外大国干涉	竞争性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要提炼出一系列的区域国别学专有概念是非常困难的。概念的提炼也是不同学科之间不断借鉴的过程,概念是互补性交流的强大源泉。同一个概念

^① Регион и район (край, область, зона, пояс, ареал, территория,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место, локалитет, компаж); соотношение понятий. <https://studfile.net/preview/5786398/>. [2024-07-20]

^② 王志:《比较地区主义:区域国别研究新思路——兼论中国学者的视角和贡献》,载《教学与研究》,2022年第2期,第61页。

^③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第140-142页。

在不同领域中流通时会激起互补性交流，两个领域之间既显示出相互关联性，又具有局部差异性。^① 因此，借鉴其他学科的专有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独特性解读，可能是学科发展之初的必经之路。例如，与“全球治理”概念相对应的概念可以是“区域治理”^②，区域治理同样面临着治理成本如何分摊、治理收益如何分享等集体行动难题。^③ 区域治理的方式有三种：一是区域大国主导下的治理，二是功能性机制治理，三是区域综合制度治理。^④ “制度非中性”^⑤ 这一概念是指制度设计本身存在偏好和利益，同一套规则对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行为体含义并不相同。对于区域国别学来说也存在着“区域制度非中性”和“国别制度非中性”，因为在同一个区域内或者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签订的契约、形成的规范对于不同行为体的损益并不相同。再比如，国际合作中的“规锁”^⑥ 概念是指霸权国为了遏制崛起国的发展，在产业链技术的高端通过一系列国际规则对其进行制约，这一概念也可以应用于区域国别学研究中。

当然，除了对于其他学科专有概念的借鉴之外，区域国别学也需要形成一些专属于本学科的概念。如果说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权力”与“分配”，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稀缺资源分配”与“经济增长”，区域国别学的核心概念则是“民族性”（关注文化基因）和“区域性”（关注聚合力与交互性）。

所谓“民族性”，是指某一个国家比另外一个国家更经常地显示出某种文化或展现出某种性格，且这种民族性格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很强的抗改变性。^⑦ 自然和生物的多样性导致了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多样性。文化传统塑造价值取向，价值取向从长期来看会以国家特定的性格特征呈现并成为决定国家

① [美] 朱丽·汤普森著，姜智芹译：《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互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② 俞正梁：《区域化、区域政治与区域治理》，载包霞琴、苏长和主编：《国际关系研究：理论·视角与方法》，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年，第278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形势报告 202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36页。

④ 张蕴岭主编：《国际区域学概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6-27页。

⑤ 张宇燕：《个人理性与“制度悖论”——对国家兴衰的尝试性探索》，载《经济研究》，1993年第4期，第74-80页。

⑥ 张宇燕、冯维江：《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载《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第7期，第24-25页。

⑦ [美] 汉斯·摩根索著，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6-170页。

行为方式的深层动因。这种文明形态的不同是国别研究的核心所在。^①

所谓“区域性”，是一个区域相对于另外一个区域所表现出的某种区域状态、区域结构和区域功能。区域性是指某个特定区域作为一个集体区别于其他集体的特性，这种特性可以从行为体的自主性程度、制度化程度、合法性认同^②、决策结构等方面进行考察。^③对于区域研究应重点考察特定地区的区域环境，既要考察自然地理环境，也要关注社会经济环境，更要关注两种环境在空间维度的紧密互动关系。^④

六 研究议题

根据学术研究一般规律及区域国别研究的自身特点，研究议题可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基础研究的任务是做好基础理论研究、基础信息汇编工作，针对某一国别和地区或相关深层次问题进行持续性跟踪研究，对某一问题形成规律性认识并实现基础知识增长。应用研究的任务是围绕国家战略需求，进行综合性、战略性研判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一级学科，其研究框架既有与其他学科相交叉、相联系、相重合的部分，也有自身特色鲜明的逻辑框架。总体看，研究议题的框架主要由纵向的层次逻辑和横向的功能领域逻辑共同组成。

纵向的层次逻辑包含国际、地区、国家、国内四个层次。其中，国际层面的主要研究对象为全球性国际组织（全球治理）；地区层面的研究对象为文明或文化概念下的地区、地理概念下的地区及区域性国际组织视域下的地区；国家层面的主要研究对象为世界主要大国、战略支点国家和其他国家；国内层面的主要研究对象为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地理原则划分的不同国内区域。

横向的功能领域逻辑包括具体国别和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① 赵可金、尹一凡主编：《区域国别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2页。

② 既包括外部认同与内部认同，也包括区域意识与区域认同。

③ 陈玉刚：《区域主义的历史与理论视野》，载包霞琴、苏长和主编：《国际关系研究：理论·视角与方法》，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年，第134页。

④ Горбанёв В. А.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Регионалистика,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География// Мнж. 2023. №1 (127), стр 3.

历史、科技、安全、外交、合作、治理、人文等不同领域。对这些领域又可进一步细分：政治领域包括国家建构、国家认同、政治体制、政治观念、内外政策、司法立法等；经济领域包括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制度、经济结构、贸易金融等；社会领域包括社会治理、社会思潮、民意走向等；文化领域包括历史传承、文化认同、文明多样性、文化传播、软实力建设、民族宗教等；历史领域包括历史脉络、历史事件、历史文化等；科技领域包括科技战略、科技制度、科技合作等；安全领域包括国家安全、军事国防、战略安全等；外交领域包括区域关系、双边关系、外部联系等；合作领域包括时代环境、一体化构建、合作制度等；治理领域包括国际体系、全球治理、地区治理等；人文领域包括教育、艺术等。

上述各层次、各领域研究并非相互割裂，因此应打破学科划分壁垒，统筹形成全方位系统、长时间持续、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格局，最终形成相互交织、融会贯通、浑然一体的框架体系。

区域国别研究的重大议题可以概括为四对关系：一是“安全”与“发展”的关系，二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三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四是“权力”与“资本”的关系。

“安全”与“发展”是价值排序问题。在“安全”“发展”“平等”与“自由”这四种主要价值观念中，“安全”总是能够压倒其他价值观念，居于国家或者个人考虑的首要位置。安全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需要，国家之间对于安全风险的判断很容易使其陷入螺旋式冲突之中。

“传统”与“现代”是社会发展与历史继承之间的关系问题。“传统”是指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并沿袭下来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现代”是指与先进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并具有普遍意义的组织制度、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等。“传统”和“现代”是矛盾的统一体，二者不可分割^①。

“国家”与“社会”是合法性的问题。对于国家合法性的承认基于两个方面。第一，国家具有基于物质力量的权力。国家通过特定的政治制度为社会提供秩序，对政治制度的保障是基于国家能够合法使用暴力。第二，国家

^① 李静杰：《俄罗斯的现代化之路：传统和现代的结合》，载《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1期，第5页。

能建构起具有内聚力的国家观念。^①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基于文化认同所形成的身份认同可能会与国家建构的观念有所冲突，即国家实践是否被社会所承认以及国家观念是否得到社会认同。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双向建构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匹配度决定着国家的稳定程度。

“权力”与“资本”是力量博弈问题。权力与资本的关系反映了国家的制度结构。^②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博弈既表现为合作博弈，也表现为非合作博弈。探索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区域国别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七 研究路径

作为一门研究“他者”的学科，西方对于区域国别的研究源远流长。一战前后区域国别研究首先在英国兴起，二战后这一学科在美国蓬勃发展起来。西方的区域国别研究主要有三个学科来源：一是人类学，二是比较政治学，三是国际关系学。人类学研究以现实关切为重点，以民族志和实地调查为主要方法，特别关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社会和文化特异性。比较政治学以世界各国国内政治为研究对象，强调传统与现代之间、民主与专制社会之间的差异。国际关系学则是以国家间关系为研究对象，主要从国家或者国际体系的角度进行考察，是一种较为宏观的研究范式。

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的研究路径则可以归结为“两史、一路、一文明”。“两史”即区域国别史和全球通史，这是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底色，也是其研究基础。从根本上看，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区域国别学也不例外。历史研究作为区域国别学的底色，需要实现地区史和全球史的统一、区域历史与区域现实的统一、世界视角与中国视角的统一。这“三个统一”是探究区域国别学历史研究自身特色的应有之义，也是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起点。

世界是一个整体，因此，区域国别研究要实现地区史和全球史的系统探索。全球大国和地区支点国家构成世界政治的重要本位。同时，每一个国家都处于一定区域之内，这个区域既具有地理特点，也具有文明特征。从纵

^① [美] 乔尔·米格代尔著，李扬、郭一聪译：《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页，第19页。

^② 马玉林：《转型期资本和权力关系的深层反思》，载《现代经济探讨》，2015年第1期，第28页。

向看，历史是时间的运动，既需要研究历史的过程，也要总结对历史过程的认识。也就是说，历史研究本身自然形成一个框架方法，从认识论的角度可将其分为历史社会学和区域文明史。历史社会学是基础，区域文明史是研究历史过程的结果。历史社会学研究区域国别形形色色的物质线索和精神线索，这些线索构成文明史结果所依赖的力量和方法，是观察文明史的动力。从横向看，历史也包括地区史与全球史之间的关系。虽然地区史往往自我形成一个天然的叙事要素，但实际上任何地区史的发展变化都不是完全孤立的，因此全球史强调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只有站在全球的视野，了解各地区相互影响的历史，才能更好地理解人类历史进程，研究构成人类共同生活和发展的一般规律。

“一路”即发展道路。各国从各自的实际国情和历史文化出发，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发展道路问题涉及各国如何走向现代化、如何融入当代世界等重大战略问题。

“一文明”即区域国别的地域独特性及其文明特征，既包括研究国家本体以及本国和本区域的共同心理特征即国民性，也要注重国家本体背后依托的文明。世界是一个整体，其层次结构可以简单划分为国家—区域—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在一定区域之内，各个区域共同构成整个世界。国家和区域既具有地理特点和地缘属性，也具有文化内涵和文明特征，因此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区域国别研究强调的地域独特性本质上与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既对立又统一。主体间文明的交往也是区域国别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文明交往与生产实践的扩散相伴相生，呈现出互相渗透、彼此融合以及文明冲突等不同的交往形态。

八 理论范畴

区域国别研究的首要任务是补充、整合域外国家及地区的相关知识并形成一套全面的知识体系建构。因而，其基本要求是获取真实准确的域外国家及地区的信息，一直是以描述性研究为主。对于区域国别学的研究是否有必要在除了现象学的描述之外进行理论研究，学术界有很大的争议。

运用相关理论对研究对象进行剖析，是为了揭示国家及地区发展变化的内在机理和本质规律。理论是科学研究的分析工具，理解和掌握理论对于研究区域国别问题同样有用且必要。现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都是基于

历史实践研究人类行为与思想的结晶，其基本原理、分析视角和框架体系均可以用来研究区域国别问题。正是有了社会科学的已有成果作为参照系，才能把区域国别问题放在一个比较研究的国际视野上，也才有可能在研究中体悟出哪些是一般性的规律问题，哪些具有研究区域和对象国的特殊性。问题在于，仅仅运用已有理论是不够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要求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提炼新的理论，甚至需要把对区域国别很多已有问题的再认识重新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进而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这是研究过程的飞跃和归宿。

理论可以划分为规范理论和科学理论两大类。规范理论试图描绘世界“应该是什么样”，而科学理论则试图阐释世界“实际上是什么样”。^① 规范理论引领前进方向，科学理论指导现实选择。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很难做到价值无涉。其理论建构可以说是植根于主体的意愿和经验之上，是具有中国视角的理论体系建构。从诞生之日，区域国别学便承载着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使命，这要求区域国别学既要加强世界视角，也要加强中国视角。

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区域国别学的发展方向。如果说现实主义追求的是权力，自由主义主张建立制度，那么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则强调正义（平等）。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强调，社会主义应该比资本主义体现更多的社会公平和平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始终以辩证唯物主义为世界观，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以经济学研究为视角，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之间的因果关系。^②

其次，规范理论对于区域国别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文明互鉴理论等。^③ 全球化的实质是经济的全球市场化，即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源可以超越国界的限制在全球自由流动，由此形成经济的相互依赖。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之上，信息可以超越国界进行传递，制度得以推广，文化得以传播。在各个层面相互交融的过程中形成了当今时代的

① 阎学通、阎梁著：《国际关系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7页。

② 赵可金、倪世雄著：《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33页。

③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2024年1月22日。<https://www.acge.org.cn/encyclopediaFront/enterEncyclopediaIndex>. [2025-03-03]

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①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全球问题日益凸显，人类社会成为命运与共的利益共同体。然而，生存上的命运与共并不意味着发展上的命运与共。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与效率提升相伴生的是贫富差距拉大，既有得益者也有利益受损者。尽管从总体上说，全球化可以带来人类福利的共同提升，但如何进行利益协调是解决全球化进程离散化的关键问题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很好地回答了这一挑战。

文明互鉴理论的提出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典范，也是对于文明冲突论的有力回应。对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与文明互鉴理论的假定和推论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两个理论构建过程中的异同。两个理论均承认文明的多样性与流动性以及文明对于国家认同的塑造作用，认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② 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文明为人们提供了最广泛的认同。但文明冲突论与文明互鉴理论之间也有差异。基于上述假定，文明冲突论认为文化类同的社会由于其行为意图更容易理解，因此同具有与自己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国家更容易进行合作或结盟，并常常同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物质的成功会带来文化的伸张，因而不同文明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③ 文明互鉴理论则认为文明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劳动与智慧的积淀，文明之间是平等、包容的，因而不同文明之间可以进行交流互鉴，不断发展。^④

最后，区域国别学对科学理论的发展和使用是基于对中层理论的改造与推进。区域国别学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不断挑战现有的中层理论。因此，在运用现有的中层理论对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对象进行分析时，应当根据实际改造理论，新增加一个维度或者改变一个维度，提出新的分析框架，从而推进理论发展，以求抓住事物的整体、本质、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运用理论—改造理论—推进理论—提出理论”可能是一条切实可行的理论发展路径。

^① 和平、俞景华、李鹏、胡小磊著：《全球化与国际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② 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2019年5月1日。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9-05/01/c_1124441540.htm。[2024-09-02]

^③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8年，第12页，第89页。

^④ 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2019年5月1日。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9-05/01/c_1124441540.htm。[2024-09-02]

九 结语

通过上述对于区域国别学学科范式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区域国别学是研究民族国家及依托地缘或文明而形成的区域范围的客观存在。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不同国家因自身的历史文化差异、发展进程不同，对于区域国别的认识和理解也不同。因此，区域国别研究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既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也有明确的服务对象。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区域国别学应从普遍性与特殊性出发，将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作为研究的核心，在差异中寻找规律，在个性中寻找共性。

第二，区域国别学是对时间和空间的研究，时间对应的是区域国别的历史，空间对应的是区域国别的文明，每个国家都是在时空交融之中选择自己独特的道路。“两史、一路、一文明”为区域国别学提供了基本的研究路径。

第三，就区域与国别的差异性而言，区域是一个具有流动性的概念，区域的组成成分始终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之中，主权国家则是一个相对静止的概念，具有相对固定的边界。可以说，区域是一个更广泛但更不确定的概念，国家则更为具体而确定。区域研究旨在通过综合有关域内国家研究的基本信息和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存在于国家之上的更大地理单位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规律。^①

第四，区域概念之所以具有很强的模糊性，是因为区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非自主性。区域是介于主权国家与国际体系之间的中间地带，其边界范围取决于国家之间的互动或具有话语霸权的国家对本区域概念及范围的全球推广。关于区域的划分可以考察两方面因素：通过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判断地区自主性的强弱（几乎不受外部干预、与外部世界互动、有域外大国干涉），通过制度设计判断地区身份认同的程度（排他性、包容性、竞争性）。当然，区域也不是国家的简单相加。区域既可以是主权国家内部的地理范围，也可以在地理范围的基础上根据地域文化的不同，将一部分划在区域之内而将另一

^① Разумовский В. Н. , Севастьянов Д. В.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и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в структур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Вестник СПбГУ. Науки о Земле. 2009. №4, стр82.

部分划在区域之外。^①

第五，区域研究的核心议题是研究区域的价值偏好与权力关系，权力关系影响着价值偏好的形成，国别研究的核心议题则是对国家行为根源的研究。区域国别学尤为关注国家的行为模式，而国家的行为模式归根结底是由国家特性所决定，所以对于国家行为根源的研究是找寻区域国别特殊性的关键问题所在。以俄罗斯研究为例，对于国家行为根源的研究可以回答区域国别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比如俄罗斯何以为俄罗斯？什么是俄罗斯？从俄国历史如何看历史上的俄国？

第六，在国家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体且国家的每一项决策都具有交易成本的前提下，在共同利益的普遍性与自身利益的特殊性相互交织的背景之下，规范性权威与自主性权威同时发挥作用。规范性权威是指在承认共同利益的前提下，为解决全球问题所形成的规范性原则；自主性权威是指每个国家都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都有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自主性。在普遍性与特殊性共存的条件之下，应寻求使规范性权威与自主性权威相互兼容。

（责任编辑 黄念）

^① 赫特、索德伯姆：《地区主义崛起的理论阐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第66页。